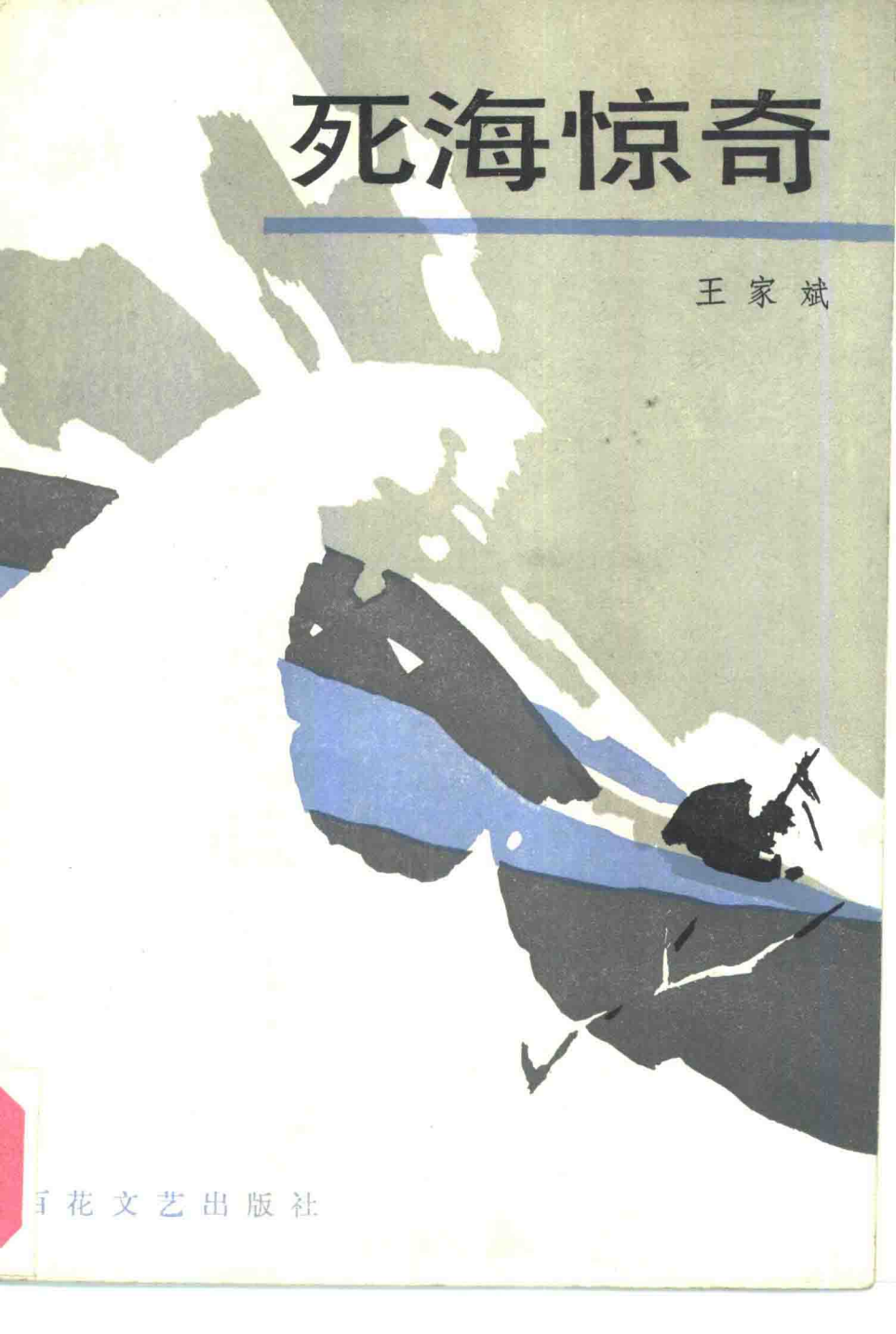


死海惊奇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landscape with a body of water in shades of blue and black, and a small, dark boat with a figure inside. The land is represented by large, irregular shapes in white, grey, and olive green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.

王家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死海惊奇

王 蒙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死海惊奇

王 家 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死海惊奇

王家斌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 3/4 插页3 字数206 0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 000

ISBN 7-5306-0024-9/I·24 定价: 2.05元



作者近照

内 容 提 要

王家斌是一位以反映海洋生活而著称的中年作家。早在六十年代，他就创作出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短篇佳作《聚鲸洋》。

长篇小说《死海惊奇》，是王家斌刻意求精的新作。

死海，死亡之海。那是海狼幽灵的世界！那里有神秘的幽灵岛，那里有许多海怪和水妖的传说。它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至今海图上仍是一片空白！

然而，小说中所发生的故事，恰恰就在这里。

小说的主人公韩雅，本是一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。偏偏在他要平步青云的时候，却有人将他推下大海。这推他下海的究竟是谁？又是为了什么？读了这部小说，不仅可以明白其中原委，而且，还可从中悟出这多年来时代的风云变幻

.....

献给

葬身死海的海狼

小 引

离开小屿水产基地以后，再也没回去过。开始，还能听到小屿水产基地的一些消息，后来耳目更闭塞了。一个人当了作家，如同做茧自缚，在光怪陆离的文坛上拼来搏去，丝不缠尽不罢休，泪不滴尽光不灭。在冷酷的名利场上拼搏久了，不免要产生种种悲凉的厌世感觉。这时，最好的精神慰藉便是象骆驼那样蜷伏在死海般的沙漠边缘，默默地咀嚼反刍上来的红柳、沙枣和杂草。

回忆一生走过来的路，时而温暖，时而悲怆，时而愤慨，时而陶醉。

小屿湾那喧嚣而俊秀的渔港；粗犷、耿直而仗义的海狼；迅猛而又残酷无情的死海风暴……

想到死海，自然要联想到“鬼船”和“幽灵岛”的种种神秘而又可怕的传说。夜阑人静，我从梦中醒来，眼前那冥冥暗夜中，还栩栩如生地漂浮着那些葬身死海的海狼们的幽灵。

我在小屿水产基地期间，先后共有三艘渔轮在海上遇

难，遇难船员累计人数超过四十人。这是中国水产史上最惨重的损失之一。最为惊人的要算小屿二〇八号渔轮在死海的沉没。

全船十七个海狼，只有一人幸免于难。我曾随救难的船只到死海去打捞遇难船员的尸体。那真是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海上行动！面对死海铅灰色的海面，眼看自己的朋友顺流漂来，皮肤被海水浸泡成乳白色，个个趾骨裸露着，惨白如雪……

人的面皮就像门帘子，海风一吹，那面皮就轻轻煽动。原来，海水把脸上的肌肉浸透了，失去韧性的皮肉在救生衣的衣领揉搓下，与骨骼分离。这情景让人想起金字塔内埃及法老的赤金“面具”。呵，请相信：这决不是胡安·鲁尔弗或阿莱奥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所能虚构出来的惊人情节。

面对那被海风掀动的“面具”，海狼们能听到难友痛苦而又绝望的呻吟。我注意到那些参加救难工作的海狼们疯狂的神态，如果这时谁敢触动尸体一下，他们会成为真正的恶狼，成群地扑过去。

用掘网的钢丝绳去捆绑尸体，用启吊渔网的吊钩把死难者的尸体吊上甲板。只听到启网机惊天动地的隆隆声，只听到吊钩滑轮的咿呀声，大海在这瞬间凝固了，人心在这瞬间死去了……

不知是谁嚎出第一声。而后是群狼齐吼，这可不同于洪荒大地上的野狼群！如果这时有一群陆地上的野狼出

现，也会被撕成肉泥！你们谁曾听说过海狼流过眼泪？此时，那滴在甲板上的泪水足能将死海增高二尺！

撕心裂肺的哀号声哟！

更为令人揪心的，是那些葬身于海底的海狼们。在工厂，在矿山，在工地，在田野，人死了还有一具血肉之躯。在海上，渔轮沉没，绝大部分连尸体也捞不到。

死海，死亡之海！那儿有一个海底的曼陀罗，那是海狼幽灵的世界。死海至今在海图上是一片空白。海底有多少礁石？那神秘的幽灵岛又是什么海怪水妖的化身？当我赤足爬上死海长礁群中的水平礁古灯塔时，眺望死海，有一种世界末日的苍凉感觉。

我曾随小屿二〇八号渔轮出海捕鱼。我那短暂而又印象深刻的海上梦幻，就诞生在小屿二〇八号渔轮的甲板和鸽笼般的小住舱中。那一架架固定、带有档板的小铺，躺在上边如同一具舒适而温馨的小小棺木盒子。你会因船体的动荡而意识到幽灵般的漂浮。把耳朵贴在薄薄的船舷上，一板之隔就是另外一个世界……

那时我还不曾有过渔轮沉没的可怕阅历。船长，那个可爱的老海狼，大家都叫他“海菩萨”，他教我如何欣赏大海的交响乐。海浪拍击着舷板，海流冲刷着海底，这就是大海的脉搏。黄鱼，咯咯叫；小青鱼唧唧呻吟；沙丁鱼哗啦啦吵闹；鲳鱼发出风吹落叶般的沙沙声；小鲈鱼，成群游过犹如群蜂；海豚和鲸鱼牛一般吼叫；比目鱼是出色的琴手，奏出悦耳赏心的琴声……

大海——壮丽的交响乐。

而今，一切都随小屿二〇八号渔轮沉没在遥远的死海海底了。我只能在梦中遨游海底的冥冥世界。

小屿二〇八号渔轮静静地陷在泥沙中。甲板、船舷，生长铁锈……

船桥，桅杆，启网机稳车头、铁锚和驾驶室的车钟，寄生着坚硬的蚶蛎、藤壶和海贝。

一只只硕大奇丑的梭子蟹在住舱中爬进爬出。我能想象出这些海霸成群地钻进机舱底轮机长的肚皮内，撕食腹腔内的肝脏。小时候，我曾海边见到一具被潮水冲到岸边的尸体腹中，钻进去五十一只海蟹。

十几个惨死的海狼的阴魂就在那阴森森的住舱中凄厉哀嚎！

才几年？“小屿二〇八号英雄集体”的悲壮史诗就被历史遗忘了。八十年代的青年人，又有几个还记得小屿二〇八号英雄集体的动人事迹呢？中国是个善于创造而又不喜欢珍藏的国家。曾创造过多少英雄人物，而今又摒弃于何处？恐怕连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清。英雄的荣耀远比英雄的生命要短促，很多是热闹三分钟便算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八十年代，英雄不如歌星。

谁？谁在敲门？

“哦，邓大法官今日何以得闲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

“又来要我去客审‘两堂会审’吗？”我请他进屋落座。

“邓大法官”是小屿地区法院刑庭审判员。所谓“两堂会审”，是我和他相识之初的一个戏剧性情节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小屿地区法院遵照上级指示搞“人民陪审员”制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千人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都要推举一名代表去法院参加审判工作，称之为“人民陪审员”。

我不知“人民陪审员”制是否仿效西方国家的“大陪审团”。“人民陪审员”参加合议庭，与审判员同样享有调查、阅卷、庭审、表决的权力，这也算是中国倡导法制之初的一项重大措施。

我当时被这一新生事物所吸引。到法院去搜集有关素材，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。这时我认识了老邓，他建议我也当个人民陪审员，切身体验一下审判工作。

真像演戏一样。

我曾为老邓遗憾，他当法官应该说有点屈才。如果他当初选择的不是法律系，投考北京电影学院，肯定能成为一名大导演。

没参加过审判工作的人常把这一职业想象得神秘而又简单。

实际上，审判工作繁杂而又紧张。审判前的调查，开庭时的裁判，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疏漏。每个细微的差错都将关系到一个或众多人的命运。一句错话都会使审判工作陷入困境。

尤其在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不久，法制成为众目睽睽的新课题。人们得知法院公开审判的消息，争先恐后地涌来旁听。

森严的法庭变成了舞台。面对旁听席上乌鸦鸦的听众，最有经验的法官也要捏把冷汗。

为避免庭审时出笑话，每次开庭之前我们都要“彩排”。如何开庭；如何登上审判席；谁前、谁后；端坐的姿态，面部表情；口齿的伶俐——统称之为“庭纪”。稍有不到，引起听众席上的喧哗，院长和庭长往往又坐在中间，休庭时要受到严厉训示。

最关键的是如何提问。审判员和陪审员不能鸡一嘴鸭一嘴的乱问。要编写《审判提纲》，这个任务自然由审判员老邓来完成。那提纲就象电影导演的分镜头剧本。他该问什么，我该问什么，都很详细，只差没有“拍片长度”、“推、拉、摇、移”。

《提纲》一式三份，一份报庭长，另外两份就摆在我 and 老邓面前。

小屿地区法院的前身是国民党小屿海军基地的军事法庭。这里显得格外阴森、恐怖。我每次出庭都汗流浹背，越是紧张就越出错。

每当我花了眼，把老邓的问题提出来，他就气愤地在审判台上用脚狠狠踢我。表面上又不能露出破绽，休庭时，我的脚背都让他那大皮鞋踢肿了。

法庭是人世最严酷的解剖台。多少人的灵魂在这儿肢

解……

杀人案，鲜血淋漓；
流氓花案，充满刺激；
盗窃案，令人可憎；
贪污案……

“三结巴”盗窃团伙案，令人啼笑皆非。盗窃、销赃，三犯全是结巴，要想制止听众哄笑根本不可能。审判人员没有点儿演员的才能，也难以维护法庭的威严。

无奇不有。

“喂，你楞什么神儿呀？”老邓打断我的回忆。

“说吧，”我也收敛住神思，“你要我作什么？”

“有个案子请你帮忙。”他说。

“让我去陪审？”我问。

他皱着眉头摆摆手：“早就不搞那一套了，无聊的把戏。”

“什么案子？”

“杀人。”

“天爷，”我一楞，“我又能帮你什么忙呢？”

“提供情况。”

我一惊：“与我有关？”

“如果涉及到你，”他微微一笑，“早就下传票啦。”

“案发何处？”

“小屿水产基地。”

“谁被害了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韩雅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我楞住了。

他又重复一句：“被害人是韩雅，小屿水产基地的党委副书记。”

“凶手是谁？”

“关寒海。”

我不认识这个人，“他是小屿水产基地的船员吗？”

老邓摇头：“此人无职业。最近在小屿集市场搞水产品贩运，是个二道贩子。”

“他与韩雅有什么仇恨？”

老邓又摇头：“从水上派出所、小屿水产基地、小屿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材料，看不出他与韩雅有什么矛盾。”

“请你讲讲案情。”

“案情非常简单。关寒海到小屿水产基地码头去收购船员们出海奖售的鱼货，与韩雅发生口角，关寒海将他推下码头溺水而死。”

“溺水而死？！”

“是的，淹死了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法医验尸也是溺水而死。尸体有痉挛现象：手中抓着泥沙和海草。说明他落水时精神极为紧张，却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关寒海还有别的行凶举动。”

“这不可能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你把一条鱼投入大海，会怎样呢？”我反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鱼儿得水呗……”

“按你的逻辑应该溺毙！”

老邓并不理会我对他的嘲讽。他装傻地说：“韩雅是人，又不是鱼。”

我激怒了：“鱼的水性也不及韩雅！”

老邓狡黠地微笑，期待我继续说。

“你总不会忘记震惊国内外的小屿二〇八号英雄集体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小屿二〇八号英雄集体的幸存者是谁，你可记得？”

“韩雅。”

“知道是韩雅，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你想，在号称海狼墓场的死海，惊涛骇浪足能将坚硬的礁石击碎。就连最有经验的船长海菩萨也被活活累死，唯独韩雅得以幸存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还有大副海马，那个曾在百慕大魔鬼三角海域死里逃生的‘老海盗’，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留下。唯独韩雅完整无损，这又说明什么呢？”

老邓沉思。

“他身上就像有颗避水宝珠！他的生还曾被国内外的记者视为奇迹。你想，能战胜死海的英雄，竟然会在平静的码头下边溺水而死，这怎能令人信服？”

说着，我一个劲儿摇头。

老邓道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否则，我跑来找你干什么呢？按说，本案情节清楚，案犯又供认不讳，我满可以很轻松地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条二款，以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案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。但是……”

他用潜台词来表示他的为难，我能理解，七年到无期徒刑之间伸缩性太大了。要想作到量刑准确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老邓不是那种草率马虎的人，他深深懂得一个审判员的权力多大。七年，或十年，从数字上看差数并不大，但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，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过程。

沉吟良久，他又说：“接到这个案子以后，我曾提审过案犯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不应该这样简单。我曾努力摆脱犯人神态所给我的影响，你知道，审判人员常常被这些东西造成心理上的倾斜。我还是不能打消那朦胧而神秘的预感，心中似有个声音在说：不要草率，不要草率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仿佛他离开我走远了。我惊疑地凝视他，他沉浸在深沉的思索之中。突然，他扭转了话题：

“……你还记得你在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中，我们曾经手的那个小屿水产基地的‘公章失窃案’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我说，“那可真是一个怪案。”

“是个怪案……”他说，“直到今天，我还觉得心神不安。”

“那个案子判错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那个清洁工到死也没翻案——他后来病死在狱中，也不曾见他的亲属为他的问题提出任何质疑。但是，这个案子不能不承认我们处理得太草率，太不认真了。仅仅听信小屿水产基地党委的指控，不去作任何深入细致的查证就武断定案，我感到问心有愧！我到现在也不理解，那个清洁工为什么要搞这种荒唐的事情。”

今天想来，小屿水产基地的“公章失窃案”，确实是一个荒唐的闹剧。案情是这样：一天早晨，小屿水产基地党委的干部到机关上班，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看，办公桌的抽屉被撬，所有的印章都被翻了出来，呈宝塔形堆砌在办公桌上，其中最重要的党委大章失踪，另外还丢失了几十块钱和几十斤全国粮票。为此，小屿水产基地陷入惊乱之中，报警后，公安部门也派侦察人员到现场勘察。

有经验的公安人员立即断定，这是一起恶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。钱和粮票的丢失是假象，是为了迷惑众人视线，好像是外来的窃贼所为。恰恰这样才暴露出罪犯就在内部！不用公安人员，单位自己也能破！后来，怀疑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因历史问题被监改的清洁工身上。夜间，机关干部下班都回家了，只有他和保卫处的人在机关大楼住宿。“四人帮”刚倒台，他曾想翻案遭到批判，不是他又能是谁呢？

这个清洁工当然不承认。但是，这只能加重他的罪过。经过反复的批判、斗争，他不得不承认了。